

我們是愛國的

(本文插圖刊第5、56、57、58頁)

龍雲新傳之四

●后希鎧

出兵反對聯俄容共

辛亥革命成功後，以蔡鍔為首的在滇滿清「新軍」，其高級將領幾乎全是孫中山先生在日本招收的同志。這些青年才俊回國之後，懷有推翻滿清專制，建立民國的大志。清廷在雲南成立「新軍」，創辦講武堂的目的，除了採用新法練兵，加強國防之外，想當然的說法自然是「鎮壓革命」。可是，革命却在新軍裡發動，武昌起義響了第一槍，全國先後響應，連袁世凱也演出逼宮的一幕，終於當了大總統，還想做皇帝。「雲南起義」的另一個稱謂叫做「再造共和」，誰說不是承繼孫總理的革命傳統？唐繼堯在蔡鍔的追悼會上說：「如果一定要說雲南起義是誰發動的，發動雲南起義推翻袁世凱稱帝的人，應該是孫中山。」唐繼堯為什麼不說是進步黨的梁啟超？因為呂志伊等人的入滇，至少是國民黨人早在蔡鍔逃離袁世凱魔掌之前，進入雲南活動，並奉唐

繼堯之派，到南洋去募捐；可見國民黨與雲南的關係，始於遜清時代，並非始於民國。

我們要「厚誣古人」的是：國民黨的開國元勳，祇有問鼎中原之思想，沒有建立「民主基地」的雄心。雖然雲南是共和軍控制下的淨土，還是讓袁世凱的命令通行雲南。直到唐繼堯出兵護國護法，無功而退，孫中山才悟通槍桿子裡出政權的道理，率領部份國會議員南下，在廣東創辦黃埔軍校之時，便有軍政、訓政、憲政三時期的策略。可是，退居雲南的唐繼堯，政治策略已經與孫中山相左——套用美國的「聯邦制」，主張「聯省自治」。在主觀上，孫中山與他的徒弟唐繼堯沒有政治（民主）思想上的衝突，但在達成民主制度的策略上，已經各走極端，成了「中央集權」與「地方分權」的對立。甚至當孫中山北上之時，唐繼堯不但執著於他的「聯省自治」（美式民主），而且還要出兵廣東，以「靖國」為名，實際上便是反對聯俄容共的中央集權制度。

龍雲便是在死守南寧，回軍消滅范石生而在滇人中享有聲譽。

唐繼堯出兵反對聯俄容共，雖在廣西被少壯軍人李宗仁、黃紹竑、白崇禧所擊敗，但在雲南省境內，唐繼堯仍然繼續他的反共政策。中共對唐繼堯也還以顏色，在雲南組成「地下黨」，派人分別對唐繼堯四大鎮守使，不惜暴露身分，向他們灌輸唐繼堯必敗的思想。中共的這些反唐動作，是否發生作用？作用又到了什麼程度？誰能斷言呢？但是，唐繼堯的倒臺，應該是他死得過早（四十四歲），唐繼堯的部下反唐，以經濟（不發薪餉）為重，不是以政治主張為首。換言之，龍雲、胡若愚、張汝驥、李選廷這些小蘿蔔頭（第二代將領），在政治上並沒有什麼高見，他們在主觀上也沒有什麼政治思想，他們唯一想到的是如何帶兵？如何做官？如何擁護「明主」？對三民主義、共產主義、聯俄容共、聯省自治，都沒什麼「堅持」。他們直覺所感！無非是「兵

無糧自散」。雲南地瘠民貧，長年用兵的結果，已到了省庫空虛，無錢發餉的境地。唐繼堯之「失權」便是無錢發餉，引起部屬的抗命。所以，什麼政治口號，對當時的四大軍頭來說，恐怕萬事莫如「發餉急」，誰還有功夫去考慮政治制度應該如何呢？而且雲南民衆，也沒有聽過倒唐的政治口號出自四大鎮守使之口。祇知「地下黨」喊的是打倒「軍閥」唐繼堯，成立「中華共和國」。一九二七（民十六）年二月六日的「政變」，是龍雲分駐滇中外縣部隊進入昆明近郊的安寧，胡若愚部隊進駐宜良，張汝驥部隊進駐楊林，李選廷部隊進駐祿豐，完成昆明包圍時，唐繼堯才派周鍾嶽和胡瑛等人向四大鎮守使表示，願接受他們所提條件，並願意傾出私蓄，發放軍餉。

一六政變內戰爆發

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應胡若愚（親共）之召，在宜良法明寺會議，除四大鎮守使出席外，滇中間人也有參加，共達二十七人之多。會議通過「雲南省務委員會組織大綱」，所謂「委員會」便是第三國際的政治模式，以龍雲、胡若愚、張汝驥、李選廷（槍桿子）及五名文人馬聰、王九齡、周鍾嶽、王人文、張耀曾等人為委員。這就是我們必須認識之處——一九二七年的三月五日大肆慶祝這個委員會的成立，並於當月八日開始辦公，發二十響禮砲表示慶祝，陸起「中華共和國」（不是民國）的旗幟，中國國民黨的旗幟沒有陸上。這個共黨分子控制的典禮，龍雲却躲起來，沒有出席。有人說，因為胡若愚的資格

老，「委員會」推舉他任主席，又兼軍政廳長，龍雲吃醋，才不參加委員會成立典禮。事實上在四大鎮守使中，胡若愚、張汝驥、李選廷自成一派，龍雲完全處於孤立，被稱為軍閥的唐繼堯又不滿龍雲，說龍雲忘恩負義，喪盡天良，不該參加「二六政變」，違抗長官。受共產黨地下黨支配的「進步社團」，也認為龍雲是革命的對象，因為他是國民黨右派（圓通派）的支持者；所以，龍雲的孤立，是軍中倫理（唐繼堯），是共黨不能見容的結果。因此，唐繼堯於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吐血猝逝之後，雲南新一代的軍頭，不採選票，而以「槍桿子定江山」，已是必然的趨勢。祇是龍雲在「六一四」政變中，幸免於難，應該是龍雲的運氣？還是胡若愚太仁慈，釋放了他？似乎無人研究，筆者聽到的是：龍雲的部下成了「哀軍」，爲了爭一口氣，才在混戰中獲勝。

孫文主義忠實信徒

唐繼堯在猝逝前，是爲了反對「中央集權」，才會對孫中山先生不恭，並非爲了對孫先生不恭，才會反對聯俄容共。所以，考唐繼堯的一生，祇見唐氏有恭敬孫先生之處，未見唐氏有損孫先生之言。但是，唐繼堯對共產主義及共產黨人却採敵對立場，從共產黨人對唐繼堯的貶抑中，便可看到共產黨人之恨唐，已經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。唐繼堯早死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廿三日，而且是一位失敗的軍人，共產黨人在據有大陸的今天，始終不能放他一馬，可見唐繼堯生前，對中

國的共產運動，是如何義不帝「俄」了。

唐繼堯既沒有辱罵孫先生的紀錄，也沒有反民族主義的罪證，從各種跡象去判斷，唐繼堯依然是孫先生的徒弟；祇是這位堅持中國民主的唐繼堯，主張必須走地方分權的聯邦共和政治制度，他稱之爲「聯省自治」。依照現行中華民國憲法第十章及第十一章各條內容，都足以說明中央與地方各得其所，並非絕對的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。這樣的政治制度在唐繼堯不斷宣傳「聯省自治」之下的雲南民衆應該耳熟能詳，不會是陌生之事。我們知道，不但一般人說龍雲參加倒唐之舉，就是唐氏本人也認爲龍雲經他一手提拔，不該參加「倒唐」行列。我們今天應客觀的分析，唐繼堯之所以被部下所「倒」，一在欠餉不發，尤其在舊曆年關。二是在廣西吃了敗仗，所以有「清君側」的口號，顯然有用人不當的意味，並沒有取代唐氏的說法。反而是唐氏的早死，造成雲南第二代軍頭，羣龍無首，才會發生聽命「清黨」後的國民黨中央的事實。可是，國民黨中央並非行動一致，雖然不見得「政出多門」可以形容清黨後的中央；但是，「非頭號人物」各有所求，擇人擁護，便造成此後國民黨的分系分派；影響達數十年之久。

唐繼堯於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吐血猝逝後，雲南省政，便處於羣龍無首的狀況。誰來做省長（北伐成功以前稱省長）？是一個大問題，加上雲南四大鎮守使在一九二七年兵諫（「二六」政變）之後，左派分子（包括國民黨親共人士）在國際婦女節（三月八日）紀念日號召三千人

遊行集會，高喊打倒軍閥唐繼堯，並搗毀鼓吹國家主義及聯省自治的昆明「西南日報」。因為唐繼堯是一位民族主義者，他的西南日報一貫鼓吹愛國主義及聯省自治，對共產主義的國際路線，採取反對的立場。在三月八日成立的「雲南省務委員會」開始辦公之日，唐繼堯發表的宣言說：他「始終與國民政府通力合作」，「奉行先總理之三民主義而不知其他」，明白的說：唐繼堯這位同盟會會員，始終是孫先生的信徒，他忠實的奉行孫文主義而不知「其他」，就是不推行共產主義，可以說在「聯俄容共」時期，共產黨人及其同路人在昆明得勢之時，唐繼堯能為他的政治理想，不卑不亢，說他心中的話，這是每一個雲南人應引以自豪的，也是每一位歷史學家應該查明的史實。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才在上海發起「清黨」運動，可說唐繼堯的反共行爲，已在「清黨」之前就展開了；可惜這位孫先生的信徒在五月二十三日早卒；但是龍雲在內戰中獲得雲南的控制權，龍雲為共黨所恨已是必然。

聯俄容共陣線瓦解

一九二七年（民十六）為什麼會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年代呢？以國家來說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的「清黨」，應該是「聯俄容共陣線」的正式瓦解，國共兩黨不但正式分裂，而且互相為敵，從理性報國到了互相仇殺的境地，國家便陷入兩黨你死我活的戰鬥之中。到了抗戰及今天這種極端仇視的心態，是否稍減？應由史家去記述，我們不過就現象談問題而已。以雲南省來說

，一九二七年省政結構也發生基本的變化。在雲南有名的「二六」政變，便是「以下犯上」的兵諫，造成雲南省政府的集體領導，雖然唐繼堯擔任的是「總裁」（三月五日決議）。雖說唐氏已有名無實；但是，也沒有任何人是雲南政局的實際支配者。三月八日左派人士發動的羣衆運動，除了高喊打倒軍閥唐繼堯，搗毀唐繼堯宣傳愛國主義的西南日報之外，左派人士也沒有掌握雲南的政治權力。到了五月二十三日唐繼堯猝亡，雲南就進入內戰時代，雲南人稱爲「六一四」政變

所謂「六一四」政變，也是發生在一九二七年（唐繼堯死後的二十三天）六月十四日。這時，國民政府已經成立，雲南的政治領袖唐繼堯死了，「國家不可一日無君」，雲南不管怎樣說，都是孫先生的系統，所以便請求南京國民政府處理雲南問題。南京似乎也感鞭長莫及，所以，通過雲南省府主席一職，輪月擔任，龍雲擔任五月份的省主席，平安度過。到了六月份，輪由鎮守滇南蒙自的胡若愚值月，胡氏即帶所屬部隊，秘密進駐昆明近郊民宅。龍雲雖獲知胡軍秘密由蒙自運抵昆明消息，祇作「恐怕會發生什麼事」的疑慮，電話盧漢及高蔭槐等屬將回營（北較場）住宿，高蔭槐聽命回營，盧漢仍宿昆明城內。胡軍即於六月十三日晚進行佈署，十四日拂曉完成包圍龍雲住宅及北較場龍部及盧漢住宅的佈署。結果在法國駐滇領事的交涉下，胡若愚允許「不殺害龍雲」的承諾後，龍雲被捕入獄。這裡要交代修正的是胡軍始終未入龍宅打劫。

後來由北較場帶龍部突圍的高蔭槐及由昆明隻身逃出的盧漢會合後，奮力攻抵昆明近郊，龍雲被胡若愚釋放，也有三件事要修正，也就是不管大陸出版的「龍雲傳」，或自由世界出版的「龍雲傳」，出書的目的不過是在打擊國民黨及蔣介石，並非爲了史實；所以書中亂蓋或錯誤之處，他們並不在乎。「龍雲新傳」目的在儘可能爲歷史作傳；所以，對一般流俗的傳聞歪論，特別提出正確的史實。第一件要說明的是：當高蔭槐及盧漢等龍雲部屬從雲南驛向昆明反攻之時，係與胡若愚派出的追兵作戰，一鼓作氣，打到了昆明西郊碧鷄關，在楊慎庵祠與龍雲相會。並未派魯道源去昆明城內「迎接胡英來指揮」反攻昆明的龍軍。當時的魯道源屬於駐紮昆明東郊巫家壩王潔修部隊的朱旭部隊，與龍雲至少在形勢上是處於敵對態勢，在盧漢及高蔭槐等敗兵之將反攻昆明的千鈞一髮之時，實在不是事實上所許可！——由雲南驛派出人員到敵營中與朱旭接觸，再派魯道源去迎接胡英西上，反攻昆明的胡若愚。而是龍軍馬不停蹄，攻入昆明之後，當夜就對巫家壩王潔修（綽號王豺狗，唐繼堯表親，唐氏近衛部隊）採取行動。次日拂曉迫使王部繳械。龍雲被胡若愚釋放，曾承諾解決作壁上觀的王潔修，因王氏曾鼓勵胡氏逮捕龍雲，到了兵戎相見之時，王潔修却未出兵助胡，惹起胡之惱怒。所以，釋放龍雲去消滅王潔修，就成了釋放龍雲的條件之一。第二件要說明的是盧漢及高蔭槐等龍部反攻昆明，星夜兼程前進，勢如破竹，輪值擔任雲南省主席的胡若愚，便倉卒避開昆明作戰，以免省

會糜爛；並帶走龍雲到昆明東郊的大板橋。帶走龍雲的工具是什麼呢？一般昆明人的說法，是胡若愚用「鐵籠子」把龍雲抬走。所謂「鐵籠子」是什麼形狀？從何而來？還是臨時打造？或令人想到古代運送江洋大盜的「囚車」？事實上是普通的一座轎子，當時仍用為交通工具，因為龍雲會武功，防止龍雲逃脫，便用鐵絲上下周圍網上轎子，抬着就走。這種在轎子上網上鐵絲的做法，可以說無以名之，便叫做「鐵籠子」。第三件要說明的是：龍雲帶着一名半大男孩（十四五歲）；從大板橋的胡營，逃往碧鷄關的盧漢及高蔭槐部隊是穿過巫家壩王潔修的防區，經昆明市的南郊，在「草海」搭民船抵「高撓」。事實上不可能經昆明北郊的崗頭村再往南郊搭船去高撓的楊慎庵祠。這些小事，雖然無關宏旨；但史實就是史實，應該務求其真。

地方建設漸見成效

有的傳記直截了當的說，龍雲爲了鞏固他的權力，便跟國民黨勾結。其實，早在護國軍內訌，蔡錕帶去四川的顧品珍回軍雲南，趕走唐繼堯之時，龍雲已跟中國政治接緣。龍雲爲了擁護聯省自治的唐繼堯，在滇南自組軍隊，自任團長，攻下廣西柳州，聽候唐繼堯的政治意向，後來不聽孫先生的勸告，以「基地」爲成事之母，龍雲擔任李友勳軍長的前敵指揮官，李氏戰死龍即代理軍長職，攻下昆明，便與民族主義及民主思想，結下不解緣。在基本思想上，龍雲是一位民族主義者，也是國家主義者；所以，在昆明陷入

政治思想鬥爭的時代（一九二七年前後），龍雲還是一名軍長，他就挺身支持國民黨的圓通派，這一派國民黨人，不清共，不媚第三國際。比龍雲更有實力的軍長胡若愚，逮捕龍雲之後，立即釋放被龍雲關起來的共產黨人。當龍雲被胡若愚不得不釋放回來之後，龍雲及其部隊奮力擊各路英雄，龍雲應該怎麼辦呢？龍雲當一本初衷，擁護孫先生創辦的國民黨。

不可諱言，民國二年的二次革命失敗之後，國民黨已鬧了嚴重的分裂。孫先生另組的中華革命黨，比以前更爲嚴密，不交手印是不能入黨的。孫先生到了廣州開府之後，國民黨便開了大門，非劃除北洋軍閥，便不足以建立民國。黨門大開之後，國民黨勢有被他黨取代之虞。孫先生逝世之後，黨內派閥林立，遠在天邊的龍雲，雖然獲得雲南的控制權，但他應該向黨內何方神聖聯繫呢？雲南有一位留法學生張邦翰，字西林，也就是臺灣大家都知道的前臺灣省教育廳副廳長、前考試院考試委員張邦珍女士的令兄，跟國民黨大老胡漢民（展堂）有舊，經張邦翰推引，龍雲最崇敬胡漢民的高風亮節，便與孫先生逝世後的國民黨中央連絡上。那時在國民黨內以認識的大老來分派分系，事情非常明顯，龍雲是屬於國民黨的胡漢民派。第一個證據，是張邦翰任雲南建設廳長，可以說是與龍雲共進退。大陸淪共之後，張邦翰遠走美國。第二個是胡漢民先生逝世，我從鄉下到省會昆明，幾乎所有棧舖店，都掛滿胡漢民先生逝世的輓聯帳幅，這種哲人其萎的懷念，雖不敢說空前絕後，但以黨國要人何其多，

雲南獨鍾胡漢民，其意義可想而知了。而是，有的人偏要把汪精衛拉來跟龍雲坐在一排，實在可笑，也令人生氣；不禁要問：國事憑說謊可以辦好的嗎？

以雲南的傳統而言，唐繼堯是一位主張「開創」的人，所以，他在學生時代就參加孫中山的革命號召了。到了龍雲的時代，國民黨已握有國家權力，龍雲已沒有向外發展的餘地了？服從國民黨中央領導，才是同志的本分，龍雲不過是一名黨員，他來自地方，自然以辦好地方建設爲職志。所以，當蔣介石先生幾度下野，幾度復出之際，龍雲認爲那是中央的事，中央大員自然會調整。盧漢曾經這樣抱怨：「唐繼堯想做一番大事，可是沒有錢；現在有了錢，却沒有人想做事（指龍雲保境安民政策）。」但是，到了盧漢做主席之時，他替國家做了些什麼事呢？龍雲的兩個生財有道的機構，一屬於繆雲台領導，一屬於陸崇仁領導，賺了不少錢，盧漢並沒有利用那些錢創造一個中國的局面，而是在國共之間的人事關係上討便宜，真是老虎生貓，一代不如一代，盧漢便以小聰明失去大算盤。這就是說，龍雲從一無所有的唐繼堯時代，慢慢走向小康，西華洞在人民企業公司的守成下，有黃（金），有黑（鴉片），有綠（美金現鈔），不能說龍雲對國家毫無貢獻。他開創了現代輕工業紡織廠，不但節省「洋紗」入口的外匯，大錫的增產又成了外匯的主要來源。所以，不可能像唐繼堯一般去過問國家大事，因爲北伐之後，國民黨已握有國家的主權，祇好加強地方建設，以作日後對日作戰的後方基

地。龍雲曾經預料日本勢必大舉侵略我國，作爲一個地方首長，唯一的任務就是厚植後方基地的實力，以供國家不時之需。

死心塌地忠黨愛國

大陸出版的「龍雲傳」說：「一九二七年『六一四』政變，龍雲吃了大虧。」就是說他被親共的胡若愚逮捕；後來龍雲被釋，漸漸取得勝利，終於控制了雲南。大陸的「龍雲傳」，便大作文章，說龍雲祇好以小事大，投靠南京。事實上是龍雲任第五軍軍長之時，就支持正統的國民黨團通派了——國民黨奠都南京，正好龍雲取得雲南政權，龍雲服從南京，在他看來，是順理成章的事。祇有存心誤國，或不求甚解的國民黨人，才會依照共產黨的二分法，說龍雲是「雲南王」；目的在造成中央和地方互不信任，甚而對立——誰收漁人之利？情形非常明顯，結果的確造成國民黨的互相猜忌，往事不堪回首。今天我們應該比過去的人多有智慧，就是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。龍雲死心塌地忠黨愛國；但却有密報說他心有二志，造成龍雲十分生氣，中央感到無法週圓的尷尬局面。

一九二七年是雲南動亂最嚴重的一年，不但雲南軍頭互動干戈，共產黨的地下黨也參加援局。在短短不到一年之內，龍雲平定了各路英雄，一九二八年的一月十七日，南京國民政府任命龍雲爲雲南省政府主席。共產黨說是蔣介石任命的，事實上蔣介石當時在南京既非國府主席，也非黨的核心，龍雲接上頭的是胡漢民；但是，共產

黨在對外宣傳上，那會去分清紅皂白，爲了打倒蔣先生，便把一切重要措施，都說成蔣先生所爲。當時雲南雖然沒有落在胡若愚的手裡，而是龍雲以不變應萬變，做了雲南的執政者，接受中央的命令，兼任第十三路總司令，並正式成立清黨委員會。這在龍雲來說，他老早就抓共產黨人；他被胡若愚暗算，發動「六一四」政變，關了起來，又釋放了被龍軍長（雲）關起來的共產黨人，誰說「六一四」政變沒有共產黨地下黨的意見呢？所以，龍雲執政之後，便公開反共，也公開支持國民黨昆明的圓通派，在一九二八年的一月十五日，也就是農曆上年度的臘月二十三祭灶日，大規模鎮壓共產黨的地下黨。也就是在南京之命擔任省主席的前二日，龍雲就對共產黨採取行動了。到了一九二八年的四月廿八日，龍雲安定下來，召開「雲南省內政改革會議」，先舉行預備會，經過多日的辯論（共黨稱吵吵嚷嚷），在五月廿一日至三十一日舉行正式會議，通過財政改革、國庫管理（省庫）、消滅土匪及清除共黨四大原則。財政改革是清理護國護法的濫賬，並訂定新政府財政方針；省庫管理跟發行鈔票及硬幣（輔幣）有關；消滅土匪是一反唐繼堯時代的招安政策；清除共產黨是採招安及殺戮並用的措施。張邦翰擔任雲南清黨委員會的主任委員，對共產黨充滿敵意。在張邦翰寫給英國領事的函件中，說共產黨的目的在消滅軍隊與文明，以便實現各種各樣的暴行及兇惡的計畫——張邦翰之言已是六十年前的話了，六十年後的今天，中共統治中國大陸的一盤賬，又是什麼樣呢？真是智慧

與愚蠢同在的時代。不管怎樣說，這筆賬全被共產黨記在龍雲的身上了，殺了多少共產黨人，都記在龍雲傳裡。今天大家說的秋後算賬，不知要怎樣的算法，令人悲哀的是——把人逼上梁山，自己也不知道殺了人秋後要算賬的「老例」，勝利會衝昏頭，革命更是時時刻刻在衝昏人的頭腦；所以，龍雲從香港跑到大陸去受罪，證明反蔣並不等秋後不算賬。龍雲在大陸對共產黨「坦白」當年如何殺了共產黨人，滋味不見得很好受。但是，一位論是非的同志，遭到無是非的處理，昆明事變也是應該分析功過是非的一件事；至少可作後事之師。

灰頭土臉回到雲南

龍雲獲得雲南政權，擁護中央，是他既定的政策。但是，各方有力人士都想問鼎中原，征伐撕殺，已司空見慣。龍雲上台之後，曾派周鍾嶽晉京觀察，提出建議，以便作爲雲南施政的指針。周鍾嶽依他的觀察所得，寫信給龍雲——一、蔣介石主席甚得人望，應以擁護蔣介石爲宜，這是站在國家立場。周鍾嶽雖然沒有說國家必須有領導中心，但他非常明白的指明，爲了國家雲南應該擁護蔣主席爲是。但是，爲了地方又當如何呢？我們知道，新桂系統一廣西之後，不僅由李宗仁組成第七軍參加北伐，白崇禧足智多謀，又被選爲蔣總司令的參謀長，桂軍在北伐之後，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；何況桂軍滿天下。所以，周鍾嶽建議龍雲睦鄰。因此，龍雲就採取「擁護蔣桂」政策。誰知桂系自有想法，桂軍終於跟南京

兵戎相見了。龍雲被委爲第十路討逆軍司令，由盧漢及朱旭任正副前敵司令，指向南寧。當時桂軍多在省外作戰，沒有顧慮到表示陸軍的雲南，會受命蔣介石攻擊桂省的後方。當時的滇軍二萬餘人，浩浩蕩蕩進入廣西，無人阻攔。但是，到了南寧却被三百名桂軍困住。滇軍長期圍城，不敢進攻；到了城內糧食用盡，祇有出城突圍——死守南寧城必遭餓死，出戰可能戰死，但還有活下去或勝利的希望。但是，兩萬多滇軍不敢試探南寧城，可說被「空城計」阻在城外，一直到了桂軍回師，張發奎腰斬退路；滇軍損兵折將何止一半，可以說灰頭土臉，回雲南去了。

縮軍徵兵脫胎換骨

龍雲如何處理善後呢？他發表的意見是：雲南軍隊到廣西作戰，是奉命而往，罪不在雲南，也不是爲了個人的利益而用兵於廣西。這就是說，龍雲自己並不會侵入廣西。此後的龍雲，便廢

師爲旅，原來的師長，多調任文職，旅也是團的承轉機關，甚而龍雲對旅及團直接行文，團對龍雲呈文也是一式二份，一份呈旅，一份呈省。這就是說龍雲直接與團發生關係，雲南從此也不再軍頭維持一方的局面，龍雲對南京的蔣介石主席，一直擁護到底。龍雲個人的行動，他也自動報備中央，縮軍改制，也得中央的許可。此後的雲南，便進入了建設時代。實行徵兵制，可以放假回家，期滿回營的農家子弟，成了滇軍的骨幹，滇軍的惡習（抽鴉片）完全掃除。除了使滇軍脫胎換骨之外，龍雲建設雲南的最大成就，一是教育逐漸普及，禁煙由省垣開始逐年推向外散，採用現代科技發展工業及礦產，到了抗戰開始，雲南已是不可忽視的後方。這時期的蔣介石主席，在雲南來說，已奉爲國家的當然領袖，龍雲不過是一名省主席而已。因爲雲南的軍隊，都到外省抗日，龍雲的身邊，僅留下一個護衛團，還有兩個營在家鄉昭通，留昆明五華山昆明行營的祇有

一個營當衛兵（守門）。這樣的坦然，還被稱爲「雲南王」，必然在製造中央與地方的矛盾。到了中央命令杜聿明，武裝逼迫龍雲到重慶擔任軍事參議院院長之時，龍雲怨惡中央處置失當由不得火冒三丈，龍雲缺乏理智的當面給蔣介石難堪，蔣介石也知道龍雲的處境，便逆來順受了。龍繩武說得好——他辛辛苦苦從北京，到香港，再到臺北，最大的用意，就是告訴世人，「我們是反共的」，「我們是愛國的」。龍雲的內親如李培炎、李培天兄弟，都善終臺灣，說明龍雲雖有北京行的錯誤，完全是情緒的反彈，不是理性的抉擇。

龍雲居於國家民族的立場，有話要說：蘇聯爲什麼搬走東北機器？蘇聯及美國誰才是中國的朋友？世界的政治演變到了今天，共產陣營的自我解體，便足以回答一切。作者在這呼籲主張中央集權的朋友們，回頭是岸——本土化加國家化，才是我們的出路。

大專最新應用文

邵健行著
定價壹佰玖拾元

二十四開本穿線平裝
郵撥0014044-4號中外雜誌社

本書爲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應用文的涵義、特質、種類、書信種類、結構、術語及書信的信箋和信封的寫法。便條。明信片。柬帖。公文。電報。會議文書。規章。契約。慶弔文。對聯、題辭。啓事。廣告……等及待人治事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應用文範例。王成聖教授作序。定價壹佰玖拾元。適合大專教材及一般閱讀之用。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祇收壹佰伍拾貳元